

北狩见闻录 宋 曹勋

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，晨起，密报李石、周训、吴开、莫俦来奏事，即引对。石奏曰：“皇帝令起居上皇，缘金人坚欲上皇出郊，前次虽已得辞，今又请到南薰门厂舍拜表，乞皇帝归。若表到寨中，皇帝便可归内。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，恳请亦无他意。”又密奏曰：“得旨，爹爹、娘娘请便来，不可缓，恐失事机。”徽庙沉吟曰：“军前别无变动否？卿无隐也。朕爵禄卿等至此，无以小利误朕大事。苟有他变，我亦擘划，恐徒死无益。”石等曰：“倘或不实，甘受万死。”徽庙曰：“朝廷既不令南去，又围城时聒聒我，不令知，以至于此。今日之事，妄举足则不可，卿等无隐。”石曰：“不敢乱奏。”徽庙即令中使，请显肃皇后。时后已到拱宸门外办被复、厨檐，邀徽庙同行。后与徽庙语少刻，即索道服欲出。姜尧臣等进曰：“虽云邀驾只在门里，第恐虜情诈伪不测。更宜圣裁，此足似未可移。”徽庙曰：“适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语，令暂到门首。端的如此，怎不去得？”内人与近侍皆大哭。徽庙曰：“纵或有非意，亦知此事终在。若以我为质，得官家归保宗社，亦无辞。第恨我揖逊如礼，退处道宫，朝廷政事，并不与闻。惟一听命，未尝犯分。自处若此，获报乃尔，有愧昔人多矣。”顾左右曰：“从我者听。”左右皆泣从。又取常御佩刀，令丁孚佩之。乃乘肩舆，与显肃皇后出延福宫，由晨辉门而出。

将至南薰门，双扉俱启。徽庙曰：“此必番使迓。”方欲由就西厂舍，导从围掩车舆出门。徽庙顿足舆中曰：“事果变矣。”呼丁孚取佩刀，而孚出门时已为金人搜去。至东御园门，有番使来传二帅起居，云到寨食罢相见，帘端视久之。申初，到南郊斋宫，止于大王位。从人皆拦于西城门外，并不许随从。惟姜尧臣、徐中立、丁孚等得在左右，虜人目为祇候人。徽庙到郊宫，虜人遣代太师、沙少师等三人来奏。徽庙取向日张瑄投降本朝文字，并张瑄緘首，一宗处分。徽庙对来使云：“当日张瑄投降，初未有不受之约，故纳瑄不疑。继得山西军前移文要瑄，即斩首以献。不谓细故，上国指以为衅。今城破国亡，祸变及此，何文字之有！况已尝移文上国，死生一切惟命，不必以此为目也。”虜唯唯，自后更不复来取。金国凡有计议，只在渊圣皇帝御前奏禀，隔数日一遣人，起居徽庙。在寨二十余日，徽庙自制札子一通，令与相国。其略云：“顷以海上之盟，谓欢好可以万世。尝招收张瑄，继蒙须索，即令戮以为献。意罪不至甚，而大兵踵来，乃指以为衅。某即逊位，避罪南下。归后块处道宫，恬养魂魄，未尝干与朝政。而奸臣伺隙，离间父子，虽大兵南来，亦不相闻报。致烦天讨，宿甲临城，至城破时，始知三关败约之所致。盖嗣子不能奉承大国之约，某亦失义方之训。事遽至此，咎将谁执？尚有血诚，祈回洪听

，某愿以身代嗣子，远朝阙庭，却令男某等，乞一广南烟瘴小郡，以奉祖宗遗祀，终其天年。某即甘斧钺，一听大国之命，诚迫意切，■〈马禺〉待台令。”札子去后，一日有番使来云：“承示文字，但三关之盟，初不恁地。止说子孙不绍，社稷倾危。虽承札子，却不敢背元约。更容取上伴指挥，请上皇心下不要烦恼，但且宽心，抱此札子。”徽庙令附进南京行在讫。徽庙又制奏表，自即位、逊位，凡宫禁深密，处廷政事之失，一一剖析，深夜焚之。是夕，徽庙梦与太后同载入宣德宫，奏乐整肃，觉来犹闻其余音。至晓，令报后知。

三月初七日，闻张邦昌僭位。徽庙曰：“邦昌若誓死节，则社稷增重。今尸君之位，犹且庶几。但所系至重，既立异姓，则吾事决矣。”因泣下沾襟。明日，臣下有进诗者，曰：“伊尹定归商社稷，霍光终作汉臣邻。”徽庙且读且骂曰：“待其归商兴汉，则吾已在龙荒之北矣。不达事机，犹有如此者。”

先是三月二十九日，有语分路去。徽庙同二太子由河北路，渊圣同国相由河东路，约会于燕京。是日，渊圣欲肃王同行。肃王坚辞云：“去岁奉旨出使，不曾避免，久违膝下。”泣请甚确，始复免去。复以岐王从行，以肃王曾奉使虏中，人情稔熟，故要同去。次日，徽庙率渊圣、二后、诸王、妃嫔、帝姬、驸马等望城拜城中，辞违宗庙。徽庙伏地，气塞不能起，景王掖起之。六宫无长少俱哭，震泰烟门动。虏人说，此日日色昏惨，风声如号，移时方止。是晚，报来日启程。渊圣同皇后、太子来拜违，泣下别去，自别不知见。

四月初一日起程，分路刘家寺。初见二太子，又要显肃皇后以下妃嫔、诸王、帝姬皆出见。席地坐定，遣王訥译奏。徽庙云：“自古圣贤之君，无过尧舜，犹有揖逊，归于有德。【此处文字有脱漏】历代革运，这事上皇心下煞理会得。本国比取契丹，所得嫔妃、儿女，尽分配诸军充赏。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，今尽令儿女依旧相随，服式官职，一皆如故。”因劝酒曰：“事有远近，且放心，必有快活时。”徽庙但致谢曰：“当日为兄弟，今日为囚虏，岂非运数？尚赖太子保佑，全活千口。近尝求代嗣子，远朝大国，望为主张。”太子曰：“上伴不肯。”徽庙曰：“两朝主盟，惟某获罪，非将相之过，实某罪在天。故请以一身仰答天谴，愿不及他人。”太子曰：“此意甚好，莫到燕京别有文字来？”于是酒五行，二太子面请王婉容位帝姬，与黏罕次子作妇，许之。饭罢，归寨。自此不相见，但日送鸡、兔、鱼、肉、酒、果。徽庙答以病在车中，无心饮酒食肉，愿早承来旨。燕王以途中乏食薨，时殓以马槽，犹露双足，就寨外焚化。徽庙敕令人，坚欲携行。徽庙止，至晚，徽庙伏其骨哀甚。曰：“吾行，且相及。”时执兵虏人，亦皆泣下。

过洺州，二太子请徽庙看围场。饭后，遣马并紫伞来迎，同行于田野中

，看围猎。已而马皆负所得狐、兔。忽有二人，在徽庙马前立。太子指曰：“此上皇故臣郭药师、张令徽。既见，二人皆再拜，令徽即退，药师独扣马跪奏曰：“念臣昔与上皇为君臣，向在燕京，死战数回，力不能胜，遂归金国，有负上皇恩德。”言讫泪下，又再拜。徽庙宣谕曰：“天时人事，理合如此。但当日欠一死耳！”太子曰：“药师煞忠于南朝。”徽庙曰：“药师未尝抗御大兵，而收功过厚，豢养至此，卒贻大祸。”太子曰：“此人不忠于天祚，则必不共于南朝。”徽庙曰：“是，是！”

徽庙过河数日，宣谕曰：“我梦四日并出，此中原争立之众。不知中原之民，尚肯推戴康王否？”臣曰：“本朝德泽在民，至深至厚。今虽暂立异姓，终必思宋，不肯归邦昌，幸宽圣念。”又曰：“我梦想不妄，第记此梦。”次日，宣谕臣曰：“我左右惟尔后生健步，又备知我行事。我欲持信寻康王，庶知父母系念于彼，及此行艰难。”勋曰：“仰赖天威，可以伺便，冒围而出。愿不辱命，得达圣心。”是晚下程，徽庙出御衣衣衬一领，拆领，写字于领中。曰：“可便即真，来救父母。”并押计九字，复缝如故，付臣勋。又索于懿节皇后，得所戴金日环子一只，云是今上皇帝在藩邸时制，以为的验，及皇太后信令。臣勋见上奏之，诏诰丁宁，且泣且嘱曰：“无忘吾北行之苦。”又以拭泪白纱手帕子付臣，曰：“见上，深致我思念泪下之痛，父子未期相见。惟早清中原，速救父母。此外吾不多致语言，气已哽吾颈矣。俟到燕山，尔乃去。”懿节皇后初取环子与沈押班，令付臣，曰：“到时传语大王，愿早如此环，遂得相见，并见吾父幸道无恙。”皇太后以下皆哭。徽庙圣训曰：“如见上奏，有可清中原之谋，急举行之，无以予为念。且保守宗庙，洗雪积愤。”又宣谕曰：“艺祖有约，藏于太庙，誓不诛大臣、用宦官，违者不祥。故七圣相袭，未尝易辙。每念靖康中，诛罚为甚。今日之祸，虽不止此，要知而戒焉。”徽庙又令奏上云：“恐吾宗之德未泯，士众推戴时，宜速应天顺民，保守取自家宗庙。若不协顺，记得光武未立事否？”又宣谕：曾密赐上马价、珠犀合子等物。又上曾说，欲决河灌渡河番人等事，以为密验。

臣在虏寨，临行日，恭奉皇后宣谕，令奏上曰：“主上再使军前，欲就鞍时，二后泊宫人送上至厅，有幼女名招儿，见四金甲人状貌雄伟，各执弓箭，拥卫上体。女指示众，众虽不见，然莫不畏肃。太后当时悟曰：‘我事四圣香火谨，必有阴助。’今陷虏中，愈更虔事。自后夜深，必四十拜乃止。”更令奏上，宜严崇奉，以答天贶。臣扈从时，太后未知主上，即使尝用象戏局子，裹以黄罗，书康王字贴于将上，焚香祷曰：“今三十子俱掷于局，若康王字八九宫者，主上必得天位。”一掷其将，果入九宫，他子皆不近。太后手加额，喜甚。臣下拜。即奏，徽庙大喜，复令谓太后曰：“瑞卜昭应异常，便可放

心。卿等可贺我！”臣等皆再拜。太后因此以子代将不易。

道过尧山县，进早膳。有燕人百余人，守徽庙所乘车，语臣曰：“上皇活燕民一十余万人，我辈老幼感恩不已，愿识天表！”因具以奏。徽庙为揭帘见之，皆罗拜曰：“皇帝活燕人十余万，阴德甚多，即见回銮，不须忧抱。”徽庙曰：“汝等知当时救护之力耶？吾获谤不少，今困厄反甚于汝辈无食时，岂非天也。”燕人各嗟惋而去。徽庙在路中苦渴，令摘道旁桑葚食之。语臣曰：“我在藩邸时，乳媪曾啖此。因取数枚，食甚美，寻为媪夺去。今再食，而祸难至此，岂非桑实与我终始耶！”

至真定府，徽庙乘马，与二太子并骑入门。前有引旗写：“太上皇帝。”府中两街居人，见旗皆恸哭，虏人不较也。舍于府园净渊庄牛门，请徽庙看打球。自二太子以下，皆入球场。徽庙与肃皇后在厅上看打球。罢，行酒。少顷，侍中刘彦宗具传太子之意，跪奏云：“闻上皇圣贤甚高，欲觅一打球诗。”其请颇恭。徽庙云：“自城破以来，无复好怀。”遂作一诗，写付彦宗。曰：“锦袍骏马晓棚分，一点星驰百骑奔。夺得头筹须正过，无令绰拨入邪门。”彦宗捧读称叹，即与太子。又番语，似讲解其义。太子点头，令讽诵数遍，乃起谢。徽庙亦谢其恭也。

二圣既出城郭，于南郊大王位，虏排长木为障，障外有兵，每数步一窬，容人看外，外亦窥内。虏日以肉菜、米面、内人相博易，闲语曰：“南朝有兵到某所矣。”次又曰：“主上提兵十万在河北，每金人车马过河，即夺去，大军所以未敢离此。”语讫，即故睨左右，如金人旁来之状，色有畏而不敢留者。人递以奏上，众皆喜，为不日救至。又数易倚墙器械，却用郊礼尽木枪戟。复有病人，如伤中包裹，卧于墙下。云：“西南有钱相公兵四五十万来，刀枪将去阵上，强壮人皆往迎敌。”会天大风，乔贵妃制绛红袍，备缓急兵至，即以衣徽庙，为出奔之计。每十数日，即他语，一新栅中观听。临行，犹传有兵相尾，然了无来音。后乃知计，姑以缓圣心及愚众人。虏谋多此类。

徽庙北狩日，乘平日宫人所乘牛车。牛五头，两虏牵驾，不通华语。次显肃皇后，次厨及本殿一行内人车，伏计八百六十余量。自过河，经浚州，城外虏骑约拦百姓，不得看。惟卖食物数人近前。臣以银二两，博换饮食。卖人知是徽庙，即尽以炊饼、藕菜之类上进，反银而去。自过此州，即行生路。步人斫窠木，骑军曳枝梢，水浅则填以为柴路，深则叠以为甬道。跋涉荒迥，旬月不见屋宇。夜泊荆榛或桑木间，艰难不可言。虽大雨亦行，泥深没胫。车牛皆屡死，坏亦不容补，死就齧其肉而去。人行稍却，则落后军马，从而剿除。至暮下程，即以车前辕内向，绕三面，匝如射帖。又斫枝梢，缭以为鹿角，持兵备外，严于出入。旋凿井及打柴草，分给造饭。然近水处，不肯住坐。一行苦

乏水迟饭，大半委顿。自后习知，遇有水处，即遂车房院内人，各下车取水，负薪而从。自后稍得趁明造饭，饭罢即支散路粮。徽庙与显肃皇后共破一羊，粟一斗。诸王、帝姬及阁分，或四位破一羊，或六位破一羊；米则计口，人给二升。惟皇太后、懿节皇后，别有馆伴二人，早暮必来瞻见圣容。如未见，须候见乃退。余房院无馆伴。至真定府，方得入城，歇住两日，尽换牛。盖自京至真定，牛多无草吃，极疲悴，死者十四五，至是故换。过真定府、中山，行稍缓，日亦行五六十里。

臣勋向在龙德宫，因奏事宜春殿。闲暇，恭承徽庙宣谕四事，亦附于后。

徽庙在襁褓时昼卧，忽卧处屋栋中折，欲堕复续。其声达前殿，乳媪急抱徽庙起，梁即堕所卧榻上。

哲宗晏驾，太皇使缚秦玠等二侍医于宁福殿前，将付有司。已而迎徽庙入立，二医见徽庙过，惊曰：“此八彩之眉，一人之尊也。使王趣上于后，安能久耶！”左右因以奏太皇，太皇释之。

政和丁酉，徽庙梦虏人数百，列坐宣和殿下。既寤，不自得，因令禁止番装。宣和间，燕人归朝，因曲宴郭药师、及赵政、韩正等数辈，复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襁之。

宣和七年南郊，是日阴重，侍卫寒肃。薄晚，徽庙密祈晴霁。不食顷，阴云自卷，从北去。东西一缕云收之痕如界，移时天地清彻，星斗灿然。徽庙顾侍卫者曰：“从来郊祀，未有景贶若是之异者？”遂制称谢密词曰：“雨露未沾，念密云之直上；馨香旁达，彻夕月之当中。”